

Y

uan xing yi hou

远行以后

钱
理
群

■ 著

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Y

u a n x i n g y i h o u

远行以后

钱理群
■ 著

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行以后: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:1936~2001/钱理群著. —贵阳:贵州教育出版社,2004.5

ISBN 7—80650—485—0

I. 远… II. 钱… III. 鲁迅(1881~1936)—人物研究—文学史—1936~2001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6511 号

远行以后

——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(1936~2001)

钱理群 著

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字数 7.25 印张 140 千字

印 数 1—3 000(册)

版次印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—80650—485—0/K·16 定价:19.8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金丰路 5 号 电话:6774152 邮编:550004

目录

远行以后	1
------	---

——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(1936~2001)

副编(鲁迅的命运与其他)

鲁迅的命运	117
-------	-----

——2002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

鲁迅是谁:世纪末的回答	136
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读《鲁迅新画像》

用活着的白话,说现代的,自己的话	144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为“北京大学哲学系'97学术文化节推荐书目”而写

生命的两次相遇	148
---------	-----

——我与鲁迅的《腊叶》

因鲁迅而结缘	152
--------	-----

——我与北大

寻找走向“鲁迅世界”的通道	155
——陈方竞《鲁迅与浙东文化》序	
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	164
——叶世祥《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》序	
精神火种的传递	171
——读王吉鹏和他的学生的鲁迅研究论著	
有人在默默地研究	175
——袁荻涌《鲁迅与世界文学》序	
坚守我们的信仰,在今天的中国	178
——读裘沙:《新诠详注〈文化偏至论〉》	
《求乞者》细读	184
鲁迅作品导读	203
后记	226

远行以后

——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(1936~2001)

—

他是在六十五年前的那一天那个阴冷的早晨——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,告别这个世界,独自远行的。

没有人知道离别前有怎样的思绪缠绕着鲁迅。

他的日本友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在回忆10月17日“最后的会见”时,谈到鲁迅一见面就告诉他们:“这一次写了《女吊》”,神情颇为得意,“把面孔全部挤成皱纹而笑了”;接着就大谈“与死相关的事情:关于自杀,古今东西的幽魂,古老所谈的冥鬼等等”,“我还似乎听见鲁迅的笑声:‘在日本,就是被砍了头的人,变了幽魂,也是有头的罢。在中国却是没有头的’”^①

他的“小朋友”萧红在回忆文章里告诉我们:在病中,“先生不看报,不看书,只是安静地躺着。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不断地看着

^① 鹿地亘:《鲁迅和我》,池田幸子:《最后一天的鲁迅》,收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“悼文”第2辑,第52~53页,上海书店1979年据1937年初版复印。



的”。那是一幅苏联画家的着色木刻，“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，在大风里边跑，在她旁边的地面上，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”。据说许广平“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”。^①

或许正因为“不知道”，无法明确地说出，却更能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。

在他还能握笔时，也曾留下了这样的病危中的生命体验——

“街灯的光穿窗而入，屋子里显出微明，我大略一看，熟识的墙壁，壁端的棱线，熟识的书堆，堆边的未订的画集，外面的进行着的夜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我存在着，我在生活，我将生活下去……”^②

这段话打动了很多人的心；直到世纪末，人们还在引述，并借此而走近鲁迅。^③

在这一年里，他频频想到、谈及自己的创作——

1月8日，他在一封通信里，谈到美国《现代中国》月刊译载《阿Q正传》时说：“我想永远是炒阿Q的冷饭，也颇无聊，不如选些未曾介绍过的作者的新作品，由那边译载。”^④

① 萧红：《回忆鲁迅先生》，收《鲁迅回忆录》“散篇”中册，738页，北京出版社，1999年版。

② 鲁迅：《“这也是生活”……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601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③ 林贤治：《鲁迅三论》，收《21世纪：鲁迅和我们》，300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1年版。作者说：“这是十分感人的。忘却一己的病弱之躯，依然怀想着‘无穷’和‘无数’，——正是狼的广大，一种犷悍中的温柔。”

④ 致沈雁冰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《书信·360108》，28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

2月10日,在给友人的信中,谈到汇编三十年著述的计划:“回忆《坟》的第一篇,是一九〇七年作,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,除翻译不算外,写作共有二百万字,颇想集成一部(约十本),印它几百部,以作纪念,且于欲得原版的人,也有便当之处。不过此事经费浩大,大约不过空想而已。”^①后来人们在鲁迅的遗稿中发现了著述目录二纸,其一将全部著作编为三辑,分别命名为“人海杂言”、“荆天丛草”和“说林偶得”^②——这正是典型的“鲁迅世界”,他自己徘徊其间,抚摸“瘢痕”累累的旧文^③时,该是怎样一番心境?

4月2日,在与一个青年读者的通信中,他突然谈到:“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,是不相宜的,要上三十岁,才很容易看懂。”^④

4月5日,他又向一位朋友发出感慨:“我的文章,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,而中国的读书人,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,所以真是无法可想。”^⑤

① 致曹靖华,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《书信·360210》,305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年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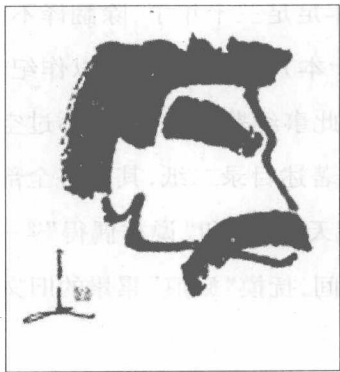
② 许广平:《〈鲁迅全集〉编校后记》,收《1913——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》第2辑,901页,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86年版。

③ 参看鲁迅:《〈华盖集〉题记》:“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,深得这夜将尽了,我的生命,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,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,而我所获得的,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。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,也不想遮盖这些,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,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。”收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《华盖集》,4~5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④ 致颜黎民,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《书信·360402》,346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⑤ 致王冶秋,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《书信·360405》,350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



鲁迅像(郑辛遥)

5月8日,有老朋友来信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协助许广平写一部鲁迅传,鲁迅写信回答说:“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,因为一生太平凡,倘使这样的也可以做传,那么,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,真将塞破图书馆。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,时时随风而逝,固然似乎可惜,但其实,亦不过小事情而已。”^①

7月19日,因为有人建议将《阿Q正传》改编为电影,引发了鲁迅对他的作品的“本意”少有人“了解”的隐痛,以及因“隔膜”而产生的“无聊”感:“《阿Q正传》的本意,我留心各种评论,觉得能了解者不多,搬上

^① 致李霁野,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《书信·360508》,376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

银幕以后,大约也未免隔膜,供人一笑,颇亦无聊,不如不作也。”^①——这时候距离鲁迅“告别”而去,只有三个月。

7月23日,鲁迅将《捷克文译本〈短篇小说选集〉序》手稿,一张照片及冯雪峰写的《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》一文,一起寄给了捷克译本的译者普实克。据冯雪峰在1937年3月所写的《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》一文的“附记”里所说,普实克曾要求鲁迅自己推荐一篇论他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文,作为译介时的参考;鲁迅首先想到的就是瞿秋白用“何凝”笔名发表的《鲁迅杂感选集·序言》(此书于1933年由青光书局出版,鲁迅亲自校对并联系出版,付出了极大心血);但考虑到文章太长,又是专论杂文,不完全符合普实克的要求,因而决定请冯雪峰另写一篇。冯文仍然延续了瞿秋白的思路,强调了鲁迅的“杂感散文在思想意义之外又是很高的而且独创的艺术作品”,正是这一点,得到了鲁迅的充分肯定,并引出了一番慨叹:“作这种评价的还只有何凝一个人!同时,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,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

^① 致沈西苓,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《书信·360719》,397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年版。此信引发了关于鲁迅写作《阿Q正传》的“本意”的大半个世纪的讨论。直到2000年笔者还收到一位年近七十的鲁迅业余研究者的来信,是他提醒我注意到鲁迅逝世前仍萦怀于心的这一隐忧。我在回信中,也建议他注意鲁迅在《〈阿Q正传〉的成因》里的这段话:“据我的意思,中国倘不革命,阿Q便不做,既然革命,就会做的。我的阿Q的命运,也只能如此,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。民国元年已经过去,无可追踪了,但此后倘有改革,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。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,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,但我还恐怕我所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,而是其后,或者竟是二三十之后。”(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《华盖集续编》,379页。)在我看来,鲁迅这里讲的正是他的“意思”:他关注的是,“并非现代的前身,而是其后”的中国的“改革”与“阿Q”及“阿Q似的革命党”的关系,以及由此决定的“改革”的性质与命运;我想,到了世纪末经历了、并正在经历各种各样的“改革”,我们对鲁迅的“意思”当会有更深切的感受。



一点来的,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!我实在不佩服一些所谓的前进的批评家,他们是眼睛不看社会的,以为总是鲁迅爱骂人,我在战场上和人斗,他们就在背后冷笑……”^①鲁迅的慨叹里充满浓重的隔膜感与孤独感:如瞿秋白所说,人们(不仅是“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”,也还有那些“所谓的前进的批评家”)根本不能理解鲁迅这样的“革命作家”(“精神界的战士”):他们总是公开地表示“和社会斗争的联系”,“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,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,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”,因而创造了以“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”为特色的“杂感”这样的全新的“文体”;在鲁迅自己,显然是更为看重他在这方面的创造业绩的,却总是被忽视,被贬抑,以至“爱骂人”的恶名,不但生前“罩”着鲁迅,而且一直追逐到大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。^②明乎此,就不难懂得当年鲁迅得到瞿秋白的评价,为什么会有如遇“知己”之感。^③至于瞿秋白序言里的其他论断,如以“从进化论

① 冯雪峰:《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——1936年7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》及《附记》,收《雪峰文集》第4卷,22~26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5年版。在笔者看来,冯雪峰的《附记》写于1937年3月,是在鲁迅逝世不久,这时候关于鲁迅与瞿秋白关系的回忆是更为可靠的。

② 在九十年代甚至有过“鲁迅骂人文选”的出版热,先后出版了《一个都不饶恕》(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6),《恩怨录——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》(中国出版社,1996),还出版了有关研究专著,如《鲁迅与他骂过的人》(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6)。其背景就是社会上与思想文化界再度出现了关于“鲁迅爱骂人”的“批评热”。一位学者在《恩怨录》序言里,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:“对于鲁迅的不肯费厄泼赖,对于鲁迅的刻薄多疑,对于鲁迅的不合常情,这十年来谈得真是不少了”。

③ 鲁迅曾录清人何溱(瓦琴)的集句书赠瞿秋白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见杨之华:《忆秋白·九》,文收《忆秋白》,217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年版。



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0分,鲁迅
与世长辞。

进到阶级论,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,以至于战士”概括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,强调鲁迅“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”,“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”,将鲁迅精神总结为“最清醒的现实主义”、“‘韧’的战斗”、“反自由主义”、“反虚伪的精神”等等,都对以后的人们对鲁迅的认识产生深刻的影响,并不断受到质疑、诘难,本身就构成了鲁迅接受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,在本文的叙述中,也将不断提及。——不过,这都是“后话”。

到了8月12日,鲁迅即因肺支气管破裂而吐血,体重也下降到三十八点七公斤。接着就有自称为“战友”的徐懋庸“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”,“横暴到忘其所以,竟用‘实际解决’来恐吓”,大病中的鲁迅以为事关“中国文艺的前途”勉作回击,^①心力耗尽,不再谈及自己的创作,却于9月5日所写的《死》一文中,拟定七条“遗嘱”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惟一的儿子的关照——

“孩子长大,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,万不可去做文学家

^① 致王冶秋,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《书信·360915》,426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年版。



和美术家。”^①

这临终叮咛是惊心动魄的：既包含了对“空头”文学家、美术家的轻蔑，恐怕还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绝望。这背后有一部“历史”：世纪初，怀着“第一要著是在改变（国民）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……当然推文艺”^②的启蒙主义理想，而走上文学之路；随后无人响应的“寂寞”，“使我反省”，看清自己“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”；^③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，既看到“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”，却又怀疑于自己的怀疑，“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”而提起笔来，阴差阳错成了文学家；^④以后经历了“三一八惨案”、“四一五大屠杀”的“血的游戏”，终于“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，倘于社会无涉，才可以作为‘废话’而存留，万一见效，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”，而自己既“无效力”且又“无聊”的文字不过是“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，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”，进而为“我自己也帮助着排（吃人的）筵席”而痛心疾首，却仍不放弃“挣扎”，“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‘淡淡的血痕’中，看见一点东西眷在

① 此文公开发表时，改成“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”，在以后的选集、全集里也都有“空头”这一限制词。据冯雪峰回忆，这是鲁迅听取了他的意见后在原稿上加上去的。参看冯雪峰：《回忆鲁迅》，文收《雪峰文集》第4卷，264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5年版。

② 鲁迅：《呐喊·自序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《呐喊》，417页。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③ 鲁迅：《呐喊·自序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《呐喊》，417~418页。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④ 鲁迅：《呐喊·自序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《呐喊》，419页。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

纸上”；^①此后又是十年，目睹了更多的血的屠戮和“暗暗的死”，经历了更大的无聊：一切努力，一切挣扎，不是被利用，就是变成哈哈一笑，连自己文章的“本意”也无人理解，到处充斥的却是“无文的文人”、“商定的文豪”、“禁人作文的文学家”，于是逼出了这最后的觉悟：“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”！——这里，前后贯穿三十余年的，是对启蒙主义的两难选择：坚守中的质疑与质疑中的坚守，充分展现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的“精神界战士”的矛盾与困境，至死没有、也无法摆脱。

尽管绝望，但鲁迅仍要坚守住最后一条线。于是，就有了不断被非议的这两段话——

“损着别人的牙眼，却反对报复，主张宽容的人，万勿和他接近。”

“我的怨敌可谓多矣，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，怎么回答呢？我想了一想，决定的是：让他们怨恨去，我也一个都不宽恕。”^②

鲁迅早就说过，他与“怨敌”之间，并无私怨，“实为公仇”。^③或如九十年代一位研究者所说，在与怨敌的论战中，“他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他所面对的人，而且是他所面对、也是他所背负的历史——那个著名的黑暗的闸门”，那不断产生的奴役与压迫关系，以及“将这些不平等关

① 鲁迅：《答有恒先生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《而已集》，457页，454页，457～45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② 鲁迅：《死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612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③ 鲁迅致杨霁云：“我的杂感集中，《华盖集》及《续编》中文，虽大抵和个人斗争，但实为公仇，决非私怨”。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《书信·340522》，423页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



1933年9月13日,鲁迅五十三岁生日时全家合影。

系合法化的知识、说教和谎言”。^① 所谓对怨敌“一个都不宽恕”,对鲁迅来说,不仅是要坚持论战中的是非,更是要坚守他所说的“真的知识阶级”的立场——他们“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”,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。^②

“遗嘱”中的下面两条也同样发人深省——

“赶快收敛,埋掉,拉倒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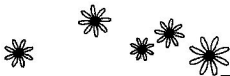
“忘记我,管自己生活。——倘不,那就是糊涂虫。”

同样的意思,十一年前那场大病中就已经表达过:在“为爱我者想保存我而作”的《腊叶》里,“旧时的颜色”将在“记忆中消失”,背后隐藏着的正是“忘记我”三个字;那“独有一点蛀孔,镶着乌黑的花边,在红,黄和绿的斑驳中,明眸似的向人凝视”的“病叶”,^③这“死的绚烂”,更让

① 汪晖:《序四》,《恩怨录: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》第16页,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。

② 鲁迅:《关于知识阶级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,190~191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《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》一文中,还提出过“永远的革命者”的概念,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《集外集拾遗》第294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③ 鲁迅:《腊叶》,收《鲁迅全集》第2卷《野草》,219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

人触目惊心。——这或许就是鲁迅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形象？

“(被)忘记”，这本是启蒙主义者的追求与命运。鲁迅在为五四时期写的杂文集《热风》的“题记”里就已经说过：“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，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，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疥一般，倘非自身也被排除，则当它的生命存留中，也就证明着病菌尚在。”^①但此时鲁迅如此迫不及待地希望“赶快”收敛、埋掉，“拉倒”完事，则显然有隐忧在。他看得很透：“文人的遭殃，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，一瞑之后，言行两亡，可是无聊之徒，谬托知己，是非蜂起，既以自衒，又以卖钱，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，这倒是值得悲哀的。”^②他渴望着“影一般死掉”，不想让亲人“伤心”，不愿给无聊者“加添些饭后闲谈的材料”，“连敌人也不使知道，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”……^③

但他做得到么？

“朋友，时候近了。”

“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，我不愿去；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，我不愿去；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，我不愿去。

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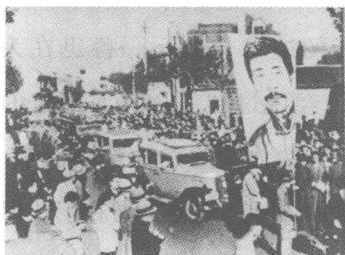
朋友，我不跟随你了，我不愿住。

① 鲁迅：《〈热风·题记〉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《热风》，292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② 鲁迅：《忆韦素园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《且介亭杂文》，6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③ 鲁迅：《死后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2卷《野草》，211~213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



鲁迅先生殡仪出发前的情形。

我不愿意！”

“我愿意这样，朋友——

我独自远行，不但没有你，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。只有我被黑暗沉没，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。”^①

二

鲁迅刚沉入无边的黑暗，他逝世的消息就风一样地传遍了中国大地。

大街小巷到处是报贩们的喊叫声——

“中国文坛巨星陨落，鲁迅先生今晨逝世”（上海《大沪晚报》）

“世界前进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——高尔基逝世后又一震惊世界的噩耗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突失一英勇战士”（香港《港报》）

“划时代作家鲁迅昨在沪逝世，仅享年五十六岁，遗夫人、爱人、公

① 鲁迅：《影的告别》，收《鲁迅全集》第2卷《野草》，165～166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